



成长年代

2002 年大学生最佳散文

《大话西游》与六件事

北京大学 若盐

1. 与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已不再是个构思，而是十来天后迫近的现实。一代一代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校园，现在轮到了我们。四年前迎新的红旗还在眼前招展，四年后面对的已是扫地出门的扫把。四年了，究竟改变了什么？除了学会谈论女人不再脸红之外，似乎一无所获。

总得做出点毕业生的样子。于是示威似的在窗台上摆出成排的啤酒瓶子，在楼道里放出惊天动地的颓废音乐，在暗夜里弹起伤感的吉他，在饭馆、录像厅、酒吧塞满老当益壮的面孔。当然，还有《大话西游》，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看，将其中的对白变成弥漫在水房与楼道间的江湖切口。

——你妈贵姓？

——给个理由先！

很难想象有哪一部电影像《大话西游》这样深入人心。当它富于魔力的片中音乐在某一间杂乱的寝室里响起时，总会引来满屋的观众。在纷乱和苦涩的初夏时节，它提供了可贵的笑

料，或许会陪伴许多届的毕业生。

人走了，楼空了，《大话西游》所激起的笑声或泪水却是一样的，会在不老的学生宿舍里绵延不绝。

2. 与 90 年代

90 年代是一个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年代。货币在 90 年代成为众矢之的。像碾过青春、理想、爱情、信念的滚滚车轮，一切在它激起的灰尘里扭曲、变异、惨烈地抽搐……快餐、可乐、歌星、铺天盖地的广告，当然，还有苦雨、疾病、黑瘦的手与乞求的眼。

一切一本正经的布道和传教在酷烈的生存现实面前变得滑稽可笑，不堪一击于是，王朔的调侃，王小波的冷嘲，刘震云的反讽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稳妥的姿态。于是，周星驰式的老油条成为新的文化明星。

正如本世纪初的人们发现了卓别林一样，90 年代的人们发现了周星驰。《大话西游》首先是一部搞笑片，是一部表现了超级智慧的幽默片。它的第一功效在于使人发笑。这对于惯于板着一副道学面孔的中国人有某种启蒙意义。（那些被姑娘们责备为没有幽默感的小伙子们可得学着点哦！）

富人看了发笑，为了解闷；穷人看了也发笑，为了解嘲。当世事已不可为的时候，大家就都打哈哈。

当一无所有的时候，身体成为惟一的所有。于是我们随便就自杀，于是我们疯狂做爱，于是我们笑——一种牵扯脸部肌肉的简单但却常常被忘却或被禁止的动作。

3. 与不可能

《大话西游》当然不仅仅让人发笑，笑过之后往往会掉眼泪。它有一个喜剧的外壳，却包藏着一个悲剧的内核。它让人深刻地意识到了“不可能”：爱的不可能，梦想的不可能，自由的不可可能。因而令人悲伤。

《大话西游》采取了自由的形式，但却讲述着一个不自由的事实。它可以时空倒转，可以人神互化，可以出入身体内脏，可以天上人间无孔不入。紫霞可以豪气冲天地说，这整座山都是我的，包括你在内。齐天大圣可以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他们面对爱情时却同样无力——这对比起凡夫俗子的无力，尤其令人悲伤。

人们总是不得不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比如取经）而放弃一些真正的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东西（比如与紫霞的爱情）。

爱情是不可能的，似乎只有城墙上的一吻才是惊心动魄的真实。

梦想是不可能的，你也许能猜到开头，却永远猜不到结局。

自由是不可能的，它永远逃不过紧箍咒。

4. 与青春

我与《大话西游》相识很晚。就像我对所有时髦（如足球，球迷）总是敬而远之一样，当《大话西游》成为某种时尚时，我同样在有意回避。只是有一天，当我糊里糊涂地在某寝

室看完某部片子的结尾部分，并糊里糊涂地落了泪时，我才被告知这就是《大话西游》，而我已落入它的陷阱。

与它的相遇还可以推到更早的时候。当我还是个纯情少年的时候，我在三角地胡逛，总能看见许多奇怪的海报。1998年10月7日的一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致阿宝

我一直以为会有一位盖世英雄
脚踏七色云彩来娶我，但是我
只猜对了一半，却没想到是这样结局……
咳，一般帅哥，Only you 可
抚慰我破碎的心灵；Only you
可陪我考托考G，绿卡我拿，打工
你去。

一般丑……

每晚 31#511 10.00pm

这张海报阴暗而凄冷。它在叙述着一个不存在的事实：31楼（北大最大的女生宿舍楼）高四层，并不存在511这个房间。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是对《大话西游》里的台词的戏仿，只是它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青春，像刀子一样伤人的青春。在青春，我们还会做梦，做像七色云彩一样绚丽的梦，梦想有一位盖世英雄（绝代佳人）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青春已逝的日子便是做梦的能力丧失的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话西游》是关于青春之梦破碎的寓言。痴心的白晶晶终究没有占据爱人心中的位置，而发出“谁

要是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我就跟谁”的少年意气的誓言的紫霞，也终究没有等到她的盖世英雄。当结尾的时候，白晶晶以豆腐娘子的面目出现而紫霞亦终于拥有了别样的俗世间的爱情，这何尝不是由青春梦想坠入现世人生的象征呢？而孙大圣的悄然回首差不多便是对青春的最后吻别。只有当初定情时的城墙依旧，为往日的轻狂和少年意气做沉默的见证。

因而，《大话西游》是能在阴雨之夕勾起人的青春感伤的片子。梦醒了，依然是关山迢递，平淡而亘久的“取经”生活之路。

5. 与《漂亮妈妈》

将《漂亮妈妈》提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不过因为它是我最最近看过的唯一一部国产电影罢了。它体现了国产电影最致命的弱点，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影片讲了一个下岗、主动下岗、又离婚的漂亮，但有点老、女工如何帮助残疾儿子成长的故事（天哪，多么俗套，我写完这句话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平庸无奇的苦情剧，用生理缺陷来赚取观众眼泪这一下三滥招式的运用更证明了它的平庸无奇。毫无新意，毫无想像力可言，一切只是对现实的照搬或添油加醋。人们不需要看这部电影，人们只需要看看身边的生活就够了（生活里比这惨的事多着呢，而且“演”得绝对比巩俐好）。它居然在什么什么电影节上得了奖（天哪，评委都瞎了眼了，或由于某种权力黑幕？），但万幸的是，在京城放映的票房果然不佳，群众的眼睛终归是雪亮的。）

中国电影的悲剧在于，一群完全不懂电影的人在搞电影。阴差阳错永远是需要战胜的社会顽疾。

将《大话西游》与《漂亮妈妈》并列也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只是觉得《漂》里所缺少的，恰恰是《大》里值得人称道的：自由，奔放，热烈，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对现实的超越感，高超的以喜写悲的技巧，直面生命中终极悖论的能力……

周星驰在假模假势的社会里受到了类似于杂剧艺人关汉卿在元朝受到的轻视，或者类似于“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在宋朝受到的冷遇。《大话西游》也没有获得过什么正式的承认，而完完全全是一部民间的经典——因而也将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经典。

多揣摩揣摩《大话西游》是怎样抓住民心的，也许将有助于中国电影从爬行走向飞翔。

6. 又与大学毕业

大三的时候，看见人家惨兮兮地毕业，曾写了一首诗，结尾是：

大学时代，最后的击节痛饮的日子
喝吧
当毕业歌响起
我们就要
四处逃散。

真的轮到自己毕业了，却无话可说。

只有大话西游。

原载《北大进行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清华六年的故事

清华大学 赵夏竹

一、我的学业

本来这是个很平常的夜晚。要不是闲极无聊翻出了数年来的日记，要不是同学接二连三地催稿，这篇东西大概永远也不会产生。我也会像忘记高中生活那样忘记在清华的日子，永远不会对它做出任何总结。

屈指算来，我在清华已经呆了将近 6 年了。1995 年因至今不明的某种原因踏进清华的大门时，我还是一个 17 岁的懵懂少女。那天下着细雨——北京很少很少有的绵绵细雨，整个校园就被笼罩在一片轻薄的阴霭之中。汽车慢慢地接近了“东操”，隔着玻璃我好奇地看着这个我几乎未曾憧憬过的高等学府。砖墙灰暗而宁静。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见了数学题立刻就头大的文科生，一个狂爱着诗意和文学的女孩。高考之前我把北京大学写在志愿表的最上方，然后在所有的专业志愿栏上填上了中文两个大字。我的志愿里没有清华，可是在我以几分之差从北大落榜之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至于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至今都弄不清楚。

我是清华恢复文科以来第一批以高考的途径招入的文科生之一，而我所在的文五班是中文系的第二个本科生班。由于我们的系主任总想通过某种独特而又快捷的方式，使本系的声望迅速地超过北大，所以我们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对待。除了飞快地学习一般中文系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比如中国文学史）之外，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钻研高等数学和计算机。前者使那些理科出身的同学万分痛苦，而后者则令我和几个文科考入的同学非常的头大。我们匆忙地完成了文理复合的伟大任务之后迅速地分道扬镳，我跟几个懒惰的同学一起选择了文学专业，而其他的同学则投入了新闻传播或者计算机的温暖怀抱。老师们对我们很宽容。平时的任务只是看书和准备课堂发言，期末写一篇报告。我们 6 个人围着文科楼 401 那张严肃的桌子讨论过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究竟是否在童年时踩上脚凳偷吃书柜上的一只苹果。我有一个同伴叫京玉，除了我之外，她就是这专业惟一的女生。男同学们常常迟到，我们就得负责按时到场。多数时候我们是听话的，可是有一次纯粹因为顽皮，我们就趁课间休息的空当悄悄溜出了教室，跑到外面去买冰棍儿吃。

前面说过，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相当宽容。我不知道系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总之我是既没有成为作家也没有成为学者。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段时间想要写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作家。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自从上大学之后，我就不想写任何东西，后来甚至发展到看见纸和笔就恐怖的地步。大学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大学却意味着梦的结束——凌迟处死一般缓慢而痛楚的结束。

就是这样，我在清华做了 4 年的小混混，到本科毕业的时

候依然一事无成。我学会了读竖着印刷的书。这一点虽然并没有增加我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却成为我选择读研以及选择古典文献学这个可怕专业的重要理由。

二、我的日常生活

从南门进来是一条长长的路，我们称之为南北主干道。这条路微微向北倾斜，自行车可以不借人力缓缓滑向前方那堵红色的砖墙。这时我就用一根树枝努力地敲打着车把，好像驾御一匹听话的马儿。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行为，正好是我大学时代穷极无聊的生活中的典型片断。穷是真的很穷。家里一个月给 250 块钱左右的生活费，刚够买书和填饱肚子。因此如果任何人试图以无论如何正当的方式向我索要 10 元以上的银子，我就会立刻对他露出恐怖的表情。因为穷，我就尽量寻找免费的东西来玩。有 bf 之前的每个周末，我通常都呆在宿舍，不大跟人家来往，也不去任何地方纨绔。那时候还没有 bbs 这种一小时只要一块钱的消遣方式，于是我只好调换书本的种类和墙纸的颜色来聊以自娱。有时候我一个人出去遛弯儿，一路上弄些花花草草，走到工字厅便顺手插在某办公室的门缝里。那座古老的建筑里有无数美丽的植物，比如北方难得见到的竹林和石榴花，以及很多曲折深邃的回廊。我曾无数次成功地从门口石狮子的嘴里掏出石球又安放回去。内院有个小小的池塘，冬天会结出一大块浮冰。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那里玩，用一根很粗的树枝把冰块推来推去，同时努力地在其中弄出大小不同的破洞。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我把池塘边一只废垃圾桶上面的青蛙嘭地一下推进了池里，然后在一声巨响

中飞快地逃离了现场。后来很久我都不敢去工字厅。据京玉说，那只青蛙至今还在池塘里呢。

校园里的动物和植物我都喜欢。植物们大多年代久远，表情沧桑。梧桐树非常狡猾，它们努力地使叶子变出各种驳杂的颜色来推迟凋落的时间，以延长自己一年的生命。凤凰花伸出长长的触须，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银杏树会像变魔法一样在一夜之间把自己弄得黄黄的，好像一根巨大的蜡烛。动物里最常见的是麻雀，个个都胖得跟宋徽宗皇帝某幅名画里的那只一样。其次就是喜鹊和杜鹃。老鼠是很少见的，如果偶尔出现的话我必定飞快地跑过去看。每株碧桃上都寄生着虫子——它们织了温暖的壳挂在树上，躺进去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这些壳儿曾经让我误以为是花苞，于是摘了一个剥开来看。它们一肥二胖的绿样子让我当场倒退四步之后绊倒在地，从此成为同学长久的笑柄。

大二的那年我开始有了 bf。那是一个简单的男孩子，心地又善良得像一个孩童。我们做了一个小圈子把自己圈了起来，每天就在其中相见相爱和吵架，悠悠然过着鲜美甘甜的好日子。bf 给我换了一匹驯顺的马儿——就是说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每天把一些小纸条卡在车把上的缝里。那些纸条上画着笑脸或者哭脸，写着诸如“丫头，别生气了，叫人怪难过的”之类的傻话。一有空儿我们就飞快地跑去看对方，见到了就手足扑舞，好像儿童得到了糖果一样开心。记得我写过一首小小的英文诗是这样的：

run, run, run across the road,
pushing aside the crowd,

run in a great hurry,
rushing to see my boy.

it is a little break,
time is limited,
miss my boy I run to see him,
how happy I will be when I'm in his room.

say hello to you dancing flower,
say hello to you bouncing squirrel,
don't stare at me in surprise,
merry girl can frolic like you all!

那些文法不通的快乐诗歌，多半都是那段日子的产物。爱是什么，在这三年多里，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我在清华的日子，就在多数的悲伤和这些蓄意制造出来的快乐中缓慢地度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慢慢地变得像一个小孩子。也许是因为较少地使用脑筋，也许是因为 bf 的照顾，我逐渐卸下了宏大的理想和童年时代沉重的恐惧以及负担，卸下了我曾经坚执的理想主义，真正变成了一个甘于平淡生活的小女子。我在这个众人起飞的地方慢慢地降落，开始留心身边的细节，力图从最浅层的地方开始把握生活。也许这就是我将近六年的清华生活的最终收获吧？

独 孤 八 ○

北方工业大学 杨志杰

《萌芽》杂志社的那帮“新概念”大奖得主们曾经就 80 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们写过许多文章，从而将其视为一代人。八〇年后出生的孩子们在叙述自己这一代时，带着一点自傲，一点自卑，一点羞赧，更多的则是自信。这帮人中最大的早已过了弱冠之龄，早已是不称其为孩子了，那些小的则处于人生最美妙的年代，是谓作 teenager。他们快乐，他们游戏，他们的出生并注定了他们的孤独，他们玩世，他们现实，他们消灭了梦想，他们追逐文学，而且他们改写了文学。但是他们依然无知。这一群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童话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是奇特的孤独的一代人。他们的独一无二促使他们独孤八〇。

毋庸置疑的是八〇年后出生的孩子们大都过着一种相对优越的生活，并不晓得活着的艰辛。更不明白民族的沉重，对国家的荣辱感没有 70、60 年代的人强烈。如果说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大多是理想着的，拼搏着的，那么 80 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们则是现实着的，玩评着的。当然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现如今早已是社会各阶层的栋梁了，而 80 年代后出生的人们还只是这个社会的寄生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因而还不能形成独立的思想；他们的成长岁月，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

的高速发展，他们的学习生涯，面对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光怪陆离的信息革命。

淡去了古堡、大漠、快马、烽火，置身于一天一变的产业革命。先是收音机、电视机，再是电脑、网络，各国的音乐，各国的文学，各国的风俗习惯，各种哲学流派和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瞬时间暴现在这群正成长的孩子们的面前，他们并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们大叫自我，并不晓得真我；他们的父辈们在年青的时候在全世界有过一次青年人的狂热，中国的表现则是红卫兵的破四旧。然而他们远离了那个年代，历史和现实都不再容许他们玩什么年轻人的革命，尽管，那只是年轻人的事。所以，他们更不会像 70 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那样去搞什么“动乱”。他们只能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匆匆奔走。

也许他们只是像玉米地里掰玉米的狗熊掰一只丢一只，最后仍然是一无所获。他们脆弱的没有成型的思想，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与生俱来的孤寂的灵魂，不得不在这混乱的信息，乱七八糟的思潮中，思索、前进，就仿佛是在掀起大风大浪的大海里航行的一叶扁舟。最终他们就如同鲁迅先生的一个比喻：“像是酒楼里丰盛的酒席上的一只苍蝇，飞起来后，在空中打了一个转，飞了一圈后回到原点时，才发现原是酒菜丰盛的席面只剩下了残羹剩炙。”这世界好像任何东西都是他们的，但是没有什么实际上属于他们。那些高速流通的信息是别人的或是古人的，他们尽管是享有信息的主体，但他们仍不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在学识方面看上去他们当是无所不知，但他们却是一无所知。

他们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理由，可是他们要发展思想的基础却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他们还没有学会

自我，就早已随风而去，他们的思想就仿佛是南北奔走的乞丐，他们的存在注定了他们的孤独。

记得美国曾经有一首反战歌曲唱道：“一个人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答案在风里飘。”

八〇年后出生的孩子们能够真正理解这首歌的人没有多少，他们也不会去追寻什么风里飘的答案，他们更不会试图去做什么男子汉。那时候，仿佛有一句盛传一时的话：“没坐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好汉子。”这对八〇年代人而言是不可理喻的。他们对猫王、甲壳虫（约翰·列侬）、朋克只怀着一种神秘的好奇，也许有一点点向往，但是那些毕竟就仿佛是好几个世纪前的事情了；即便是迈克尔·杰克逊，对他们而言也非常遥远。现在是什么年代，那是“哈韩”，“哈日”，“欧美风”和“拉丁派”，是村上春树流行的年代。

村上的文章善于将平淡的生活美化、孤独化，将低俗的情节凄美化。他告诉 80 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孤独是凄美的，是可以品玩的——假如你无法摆脱它。是的，享受孤独，我们叫它小资情调。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王家卫迷！

当孤独的人孤独时，他们用小资伪饰自己。

那么我们是谁，谁是我们呢？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不一样，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这个世界上还有英雄存在，80 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们却不懂得何为英雄了！这是一个没有了英雄的年代。没有了英雄既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大幸。没有了英雄光环的凝聚，他们不必再为什么东西狂热。但是，他们不懂得了狂热，就注定了他们的平庸和无知。

微软的比尔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张朝阳、王志东他们相对于盖茨不过是小混混罢了，没有谁配得上英雄两字，即便是破

天荒地出了线的国足们。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所以说，这个“乱世”里没有什么让人们满意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就仿佛是金庸的笑傲江湖，那令狐冲在江湖里肯定是孤独着的，伴他的自然是独孤九剑！

最后，还得回到文学，让 80 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们忌妒的、羡慕的、崇拜的南韩北哲肯定比王朔、石康、卫慧之流好得多。幸好还有一个韩寒可以让这群孤独的心灵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韩寒肯定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但是他能走多远呢？

就像我们这些八〇年后出生的孩子们，我们能走多远？能不再被人粗糙地定义为什么新人类或新新人类吗？那只能等时间来检验了。

存在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个孤独的整体里的每一个个体相对于彼此而言还是孤独的。也许在人类史上没有谁会晓得我们刻骨铭心的无奈、无助和孤独！

敢问路在何方？

原载北方工业大学《漱石》 2002 年第 3 期